

# 生活知識

贈閱

週刊 第九號



戎戈作

工錢用光了，怎麼辦？

政治協商會開得好嗎？

蘇聯工人沒有失業危機

科學和科學先生交朋友(尚德)  
為什麼衣服能使我們溫暖(英友)

煤 (魚羊)

泰志游  
傑朋斯作  
武公譯

生活相

勝利後的滋味  
工資問題  
我們的薪工  
在灰塵瀰漫中過聖誕節

向東洋大班算帳(文藝)  
時事四季歌(生活俱樂部)  
通訊站：請大家來討論

疾日 蕭幽 善張 朱冰  
翔 禮 弓 子  
雨生 良靈 文畫 絳

大江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九日



## 國共停戰談判已經得到

### 初步成功

自從中共提出了停戰的書面建議後，政府大體上已經同意，不過也提出了反建議三點：一、要立即恢復鐵路交通，二、主張請馬歇爾特使出來調解，三、由國民參政會推派代表五人到衝突的地點，調查事實真相。中共對於這個反建議的

回答是：一、大體上同意國民黨的建議。二、停止全國各地內戰，中央軍尤其應該停止向熱河省的進攻，因為中共從一九三九年起就已經在熱河省建立了抗日游擊根據地，並且已經解除了熱河全省日軍的武裝，成立了民主的地方政府，中央軍沒有進攻熱河的必要。三、恢復交通要不單恢復鐵路交通，要包括全部海陸空和郵政電報的交通；要撤除對於解放區週圍的封鎖，據說解放區的進出一向是不自由的，連中共人員往來重慶和延安之間，也必須得到封鎖線上的特別許可。四、調查團應該由全國各界的公正人士包括國民參政員在內組成。

對於請馬歇爾出來調停內戰和恢復交通的事，中共方面也表示歡迎。馬歇爾特使已經接受政府的邀請，担任三人調解委員會的主席，三人委員會立即就要舉行，負責討論停止衝突的程序

和恢復交通的問題，三人委員會的其他兩個代表，一個是國民黨的四川省主席張羣，一個是中共代表周恩來。除此以外，政治協商會也決定了十日開始舉行。

重慶的談判雖已獲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事實上內戰並沒有停止，由於中央軍的向熱河推進，中共申明一定要抵抗攻擊，內戰勢必由此擴大，所以我們現在對國內局勢還不容過份樂觀。

最近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發表了一篇報告莫斯科會議經過的廣播演說，裏面提到中國時說，內戰分裂的中國，決不能佔得應有的國際地位，也就是說中國的內戰再打下去，四大強國之一就要做不成了，那末一向連二等強國也不高興做的先生們，為什麼還死不肯放手呢？貝爾納斯先生又說要中國中止內戰，要在短期內撤退在華駐軍，要不干涉中國內政，那末為什麼美國軍隊不但不能撤退，還要用兵艦把中國軍隊不斷向中國的內戰戰場——華北和東北輸送呢？

我們要求國共兩黨說到做到，立刻放手停戰；我們要求美國友人不要再做助長中國內戰的事，正如貝爾納斯所說，美國惟有等到他國人民的經濟恢復之後，才能希望工人全部有工做，才能下本錢做生意。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應該趕快設法阻止中國的內戰才是。現在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主張停止內戰的

## 美國工潮很嚴重

美國的勞工人數，因為戰時工業的擴張，已經增加到一千五百萬人，勞工的組織分為三派：一派為「美國勞工聯盟」，主席叫格林；一派為「工業聯合會」，主席叫茂萊；還有一派是「礦業工會」，主席叫魯易斯。三派中以勞工聯盟資格最老，一九三四年魯易斯組織了大工業的工業聯合會，加入勞工聯盟，後因意見不合，工業聯合會脫離聯盟而獨立。一九四二年魯易斯又因意見不合，率領礦工退出工業聯合會，單獨組織礦業工會據說礦業工會最近有和勞工聯盟合併的可能。

這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工潮的嚴重是歷史上所沒有的，因為戰時工作多，工資高，和平後工資減低或竟失業，而生活費用業已增高，一切改善工資的辦法，沒有被接受，大工業的僱主，且斷然拒絕談判，於是工人只好採取罷工的辦法了。

通用汽車廿萬工人的罷工，因為資方不肯按照他的經濟能力增加工資，一直僵持着沒有解決，據說今年冬天將要因此發生工業戰，他的影響將要波及到美國的全部工業。

紐約和紐傑賽電氣工人一萬九千名已於三日罷工，斯丹福地方的工人，舉行了示威罷工，對

了，所以中國人民現在應當注意的，倒不是誰贊成或誰反對內戰，而是誰說話不算數，誰口是心非，就應該拆穿他的西洋鏡，堅決地反對他。

隨工工人表示同情。罷工的威脅現已散佈到全國

電話、電報、裝維業、鋼鐵以及其他工業界。

電報工人五萬定於一月七日罷工的計劃，已由資方讓步每小時增加工資一角二分而打消。

九 由資方讓步每小時增加工資一角二分而打消。全國四十六洲電話接線生的罷工已在投票表

期決。  
杜魯門總統對於工潮問題的主張是比較開明的，他認為勞工的罷工權是不可侵犯的，他向美國國會建議：一、設立事實調查局，調查工業及勞工帳目，以解決工資的爭執。該局將根據工業能力提高工資。二、提高最低工資。三、普及職業。四、失業賠償。但是國會即將這些提案擱起來，不加討論，因為一般代表大工業家的議員反對總統要求他們公開帳目，以調查贏利實數，提高工資，但是杜總統的主張却獲得了全國勞工的一致擁護。

## 上海灘上

★英商上海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工人一千餘人，因要求和白俄工人同等待遇，並要求發給年終獎勵金沒有得到滿意答復，在三日早晨發生怠工，提出要求四項：(一)發放戰時的損失費，(二)職工不論國籍應同等同薪，(三)年賞一律平等，(四)補發一月二日放假期內的薪金。怠工後資方大為恐慌，急調江西路寫字間高級職員和麥倫路馬達修理廠全體員工趕往搶救，但是就是搶救，至多也只能維持兩三天全市就斷電，所以市政當局很為重視，竭力調解，工人爲了顧全大局，接受調解，並於四日下午先行復工。五日下午二時勞資雙方在社會局談判，主要的問題是因爲公司當局將白俄工人加薪升級，却看不起中國

工人，說中國工人的技術沒有白俄的好，工人反對這種辦法，結果決定由公用局等六機關，指定專家研究中國工人的技術到底是不是比白俄差，再行決定。其他的問題還在談判中。

★本市新新公司的總經理李澤是一個有名的大漢奸，他在淪陷期間做過「商業統制總會」的理事，「敵產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總聯保長」，「三菱造船所」的股東。他的逆跡再也明顯不過了，但是勝利後當局却沒有逮捕他，經過新新公司八百多職工的檢舉，呈文送進衙門三個月沒有消息，最近警察局裏的法官才慢吞吞的開偵察庭審問，但是李澤傳而不到，法官說無「權」逮捕他。最後消息：在上海市民和輿論一致要求肅奸的怒吼下，李澤被捕了，他臨走到牢監裏去的時候，還要求坐自備汽車，可見他還要想篤定泰山，運用他的金錢法寶來超脫他的漢奸罪行。正因爲如此，我們要求當局要重視這個問題，要嚴正的審訊，嚴正的判罪，絲毫苟且不得。因爲這個問題已經爲全上海以至全中國人民所密切注意，這個問題的處理得當與否，在政治協商會召開的今日，正是政府行政效率一塊最好的試金石。

★戈登路大陸鐵廠、河間路豐田自動車廠、塘山路昌和製作所已被新設立的「上海機器廠」改作第一、二、三、廠，日內就要復工，先行製造工作母機和汽車另件。上海機器廠爲資源委員會所設，辦公處在九江路市銀行三樓，廠長已任命前昆明中央機器廠廠長貝季瑤擔任。

★工人救濟麵粉定一月十日發放。  
★平賣：一、平價油菜油每市斤一百廿五元，豆油每市斤一百四十元，十日開始發售。

二期平價糖五日起發售，每市斤三百六十元，每人限購一斤；以後以五天爲一期，接連不斷的發售。三、平價布二十萬疋，已由敵偽產業處理局交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批發供市。

★蓬路三百號日本醫院，經衛生局接收，設立市立產科醫院，病床約四十只，預定收費極低，赤貧免費，現在籌備中。

★本市冬令救濟會，今年設立庇寒所七處，預定救濟三千人，爲時三個月，約需款一萬萬元至五萬萬元，現在勸募中。另外由救濟總署發給麵粉三千袋(每月)，衣服三千套，草蓆一千條，煤三十噸。庇寒所的地址：一、南市清節堂，二、齊家路同仁輔善堂，三、極司斐而路金家巷，四、赫德路九四〇號。五、陸家浜南洋煤球廠，六、閘北恆豐路，七、清河涇冠生國路棉花廠。現除清節堂已收容五〇四人外，其他各處因房屋沒有修好或是禦寒的衣被沒有製好，還沒有開始收容。

上海的失業工人有五六十萬，僅僅收容三千人，只夠收容一些乞丐和流浪兒童，如果要顧到廣大的失業工人是萬分不夠的；現在有的「敵偽倉庫裏的物資和聯救總署的救濟品，救濟工作應當大規模地，十倍廿倍於現在數字的辦起來，市政當局應當把這樁事列爲現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樣才能多做幾件好事，替人民多謀一點福利。

最近幾天來天氣冷到攝氏零下三度，馬路上的凍屍又大大的增加，而七所庇寒所才只有一所開設，我們不知道主辦的當局爲什麼不早早籌備？爲什麼一定要挨到現在，眼看著馬路旁凍死累累還不攪好？你們忘掉了人民的痛苦當然不足怪，難道你們也忘掉了蔣主席的訓示——辦事的效率要新、速、實嗎？

# 政治協商會開得好嗎？

秦志游

政治協商會已經決定在一月十號召開。現在我們對於開得成和開不成的問題，可以不必担心了，我們應該担心的倒是這一個會開得好不好的問題。因為這個政治協商會是解決國共二黨的糾紛的，也是解決中國今後的命運的，若是開得好，那末，今天的國共二黨的軍事衝突消除，內戰不起，和平民主有希望，建設可以開始。一會開得不好，那就糟了，內戰擴大，中國的前途，人民的痛苦，真是不堪設想了。既然這個會有關全國人民的命運，我們老百姓就不能等閒看待，應該大家起來力爭這個會開得好。

我們人民有一分的力量，只能爭得一分的成績，有十分的力量，就能爭得十分的成功。所以這次政治協商會的成敗關口，第一要看我們人民自己有多少力量。比如，人民有十分力量，就能做這次政治協商會的主席，來全權判決國共二黨的糾紛，能把這次會議開得十全十美；中國前途，人民前途，從此大放光明。比如人民只有五分力量的話，那我們只有資格做這次會議的調停人，會議開得好不好，人民不能起主要作用，還是看二黨本身的力量與諒解的程度怎樣來決定，那末這個會的成績，只能半好半不好；中國前途，人民前途，那只能半明半暗的了。比如人民只有一二分力量的話，那情形是兩樣了，在這次會議裏，人民就沒有多大地位和權力，祇能做做批評人，評評兩黨的好壞，說說公正話，起點作用而已，甚至還會有一部份人民受欺騙，被蒙蔽，黑白不分明，反而對會議有害無益，這樣的情形，這次協商會議的成功少，失敗多，中國前途，人民前途，又要陷入黑暗道路上去。政治協商會議開得好不好，靈不靈，對中國對人民的關係是非同小可的，所以我們人民不是兩隻眼睛看着牠，而是應該動員人民的全部力量，爭取這次會議能夠依照人民的要求和意見，來解決二黨的糾紛，挽回內戰危機，把中國前途引到光明的道路上去，否則人民還是做阿斗，坐在一旁不管帳，或者是黃鼠狼想吃天鵝肉，或者是叫罵罵罵都是沒有用的！上一次蔣主席和毛澤東先生談了一個多月，結果呢？還是動手打內戰，這完全是人民不管事的來頭，倘若這次人民還不出來管帳的話

，那第二次的失敗是會來的。

這裏一定有人要問：人民怎樣才能去當政治協商會的主席呢？那個黨派會承認你呢？讓我分三頭答覆你罷：現在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不是個個都說是一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意見，爲人民服務的嗎？那麼今天你們開政治協商會，就讓我們人民來做主席，看看到底誰是眞代表人民，爲人民服務的？要是誰反對人民做主席，那他就是反對人民的黨派。第二當然不是個個人民去做主席，而是人民選出自已的代表去當主席，全國工農商學兵各界選出臨時代表組織各界聯合代表團去當主席，人民主席要同各黨各派約法三章：（一）不要動手。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動手的應該派不是。（二）賞罰分明，誰有功要賞，誰有罪要罰。（三）國家大事，大家商量大家做。

這次政治協商會的成敗關口，第二要看國共兩黨本身的自覺自愛的精神到如何程度而定，今天中國的情形，經過八年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鍛鍊，和以前是完全不同了，全國人民已經有了覺悟，已經有了力量，以後，要是那個黨派想拋開人民，獨斷獨行是要失敗的，原子炸彈誰也是不怕的，何況其他的東西，以後的事情，世界問題也好，中國問題也好，若是離開了「人民」，離開了「正義」，那牠只有走希特勒的道路，所以我們希望國共和其他黨派應該要用自覺自愛的精神去參加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才能得保證開得好。

這種自覺自愛的精神，應該服從三個條件：（一）「得民者生」，你是一個中國的政黨，就要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一小部份人民的利益。那個黨派違反這個條件，就要受全國人民的反對。（二）「大智若愚」。不問那個黨派怎樣能幹，怎樣利害，一個大大的中國，你總包辦不了，那末應該很虛心的同各黨各派合作，相互幫助，相互督促，才能成大事。要是違反了這個條件，結果是要失敗的。（三）「知恥近乎勇」。人人有錯誤，不要緊，只要能知道錯誤是可恥的，有勇氣改錯，那就好了。我想各黨各派，免不了大家有錯誤，不過是或大或小罷了。在會議上爭論得失，應該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才好，不要自己有錯硬說沒錯，人家有功硬說沒有功的精神是不好的，也要失敗的。

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困難很多很大，成功與失敗，總要看兩個關口通得過不過。

# 蘇聯工人沒有失業危機

傑明斯作  
武公譯

、食、住都由國家供給。  
訓練完畢之後，這些男女少年就被送到各個工廠中去。跟着老工人工作，以便更迅速的學會業務中的一切細微末節。

「我的頭痛病不在於怎樣去減輕工人，倒是如何再去尋找千把個工人來。」

這個簡短過程中，每個人的臂膀都放到了輪盤上去。

的器具，最近設計了各種新的極度複雜的機器，預備用來替換一百八十五架普通車床。

離家較遠的工人可以由工廠供給住宿，而職工會和共產主義青年團負責轉來者的夜校，閱覽室，以及娛樂和各種業餘活動。

期

對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否工資維持戰時的水準——廠長回答：

「這簡直是一種技術革命了，我在檢查一個新的「萬能機」時對泰拉尼屈夫廠長這樣說。

「是的，」他說「在工具機械工業裏，這東西就等於炸彈裏的原子彈了。」

不久之前，我和其他幾個外國記者參觀了一次莫斯科布爾什瓦劇院的演出，實在精采得很，全部是職業學校的業餘團體中的歌唱、舞蹈和演劇者表演的。

這是最近到莫斯科最大的機械工具製造廠——紅色無產階級工廠——去參觀的時候，廠長彼得·泰拉尼屈夫所回答我的話。

「工資是按照出產量來規定的；因為我們在增加着生產，大部份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比戰前增加了，但是有的地方，因為工人不能做到戰時的生產水平，工資便減低了一點。」

但是使我更感覺驚奇的是那些機械製造者。

這些鄉村少男少女的超越技巧和姿態，真令人讚嘆。

紅色無產階級工廠，在戰爭期間因為高度軍火的生產，曾經屢次被獎勵過，現在它不但恢復了戰前的工作，每月出產五百架機械工具——比戰前增加了兩倍。

後來，我和一個裝配工人談話的時候（他的工資是降低了的），他告訴我，主要是因為車床上的裝備太陳舊了，結果使小零件變鬆，浪費很多時間。

他們都是少年或中年人，因為在這兩者之間的青年還在軍隊中。

的確，在布爾什瓦劇院那次緊張，興奮的演出之後，不少職業學校的年青學生都被直接送到莫斯科音樂附屬學校和其他戲劇學校裏去了。

「你怎樣在過渡期間避免失業呢？」我問廠長。

「就這樣，」他回答說「早在一九四三年，從戰爭轉為對我們有利時起，我們就開始計劃那一天彈壳不再需要的時候，該怎樣辦了。」

這此職業學校是在一九四〇年設立的，普遍於全國各地，它們曾經給蘇維埃工業增加了一支有力的生力軍——五百多萬半熟練的年青工人。

時常有人問過我，在蘇聯那些有創造性，有進步的工人獎勵辦法或提升的機會如何？

「我們後方的朋友們爲了設計新機器，忙得不可開交，到勝利到的時候，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着

「從今年六月一日開始，我們廢除了戰時每日十一小時的工作制，恢復了每日八小時的工作；我們製定了不定期的假期制度（戰爭期間是沒有假期的），在重新調整的

哈爾科夫所重建的拖拉機工廠中去了，一部份送到了高爾基城的大汽車廠，預計在新五年計劃終了的時候，每天可以出產一千輛汽車和運貨車。

當我在紅色無產階級工廠中，從一個場房走到另一個場房時，我發現每一個工廠最初都是在各個場房中做鉗工的。

一句話：開始。

紅色無產階級工廠中堆着各種

廠長彼得·泰拉尼屈夫的一生

5



# 和科學先生交朋友

友 尚德

假使拿現在的生活，和我們祖父小時候比一比，就大不對了，那時吃香煙用打火石，出門都坐轎子馬車，穿的襪都是用老布縫的，現在這種東西，我們都不大用了。試問有了自來火，誰還肯到石頭上打火呢！

誰使我們現在的生活，比從前進步呢？不是別人，就是科學先生。我們一天到晚，在和科學先生交朋友。自來火，電燈，電車，煤氣，那一樣缺得來科學。甚至於寄一封信也有科學先生的幫忙，請問，沒有腳踏車，汽車，火車，輪船和飛機，信怎樣能寄得這樣快？

把我們變為千里眼，我們享科學的福那多，但是想研究科學的人，有多少呢？有人說，這樣苦的日子，那還有心思研究科學，但是不可不道，要想法子解決生活困難，也非科學不行。生活困難，是社會問題，要解決它，須要研究現在的社會，換句話說，要研究社會科學。

蘇聯在革命之前，人民苦的了不得，他們沒得吃，沒得穿，沒得住，但是現在他們人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這還不稀奇；每個人都有書讀，有戲看，到了年紀，更不愁沒有老婆，他們這許多快樂，完全是二位先生給他們的：一位是社會主義，還有一位就是社會主義下的工業化。社會主義使他們取消了人剝削人的制度，成為最進步的社會，工業化使他們成爲一個強大的國家；他們研究了社會科學順利地推行了社會主義；他們研究了自然科學，建設了巨大的工業化，歸根結底，一切都是科學先生給他們的。

科學先生是慈悲，強大的，誰研究他，誰就得福。喂，朋友，你想快樂地過日子嗎？假使你回答說是的，那末快來和科學先生交好朋友。

# 爲什麼衣服能使

## 我們溫暖？

非友

冬天到了，外面西北風刮得很緊，我想你總已經換上了棉衣了罷，也許還戴着帽子，穿上棉鞋，可是你知道不知道，爲什麼穿了棉衣就會使我溫暖呢？

假使我們的手碰着了比手熱的東西，我們就會覺得它熱，這就是因爲有一部份熱量從那東西傳到我們的手上。所以我們曉得熱是從一件東西傳到另一件東西上去的，我們煮飯燒水他就是將柴燒的時候產生的熱量傳到鍋子裏的米或水上去罷了。

既然如此，假使我們把一件熱的東西，外面都用不傳熱的東西包圍起來，那麼，熱不是就不會跑出去了嗎？那東西不是也就可以不冷了嗎？熱水瓶正是利用了這個道理製造的。你們總知道熱水瓶里有一個玻璃製的瓶子，這瓶子有內外兩層，當中完全是空的，連空氣都完全除去（我們叫牠做「真空」）

，因此熱就沒有辦法跑出來，水也就不會冷了。同樣熱不會跑進去，夏天可以用來放掉冰不會溶掉。

，是我所碰到的蘇聯工廠廠長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他開始時當一個裝配工的助理，每天晚上在工廠附設的學校中學習。這樣工作幾年之後，他升爲監工，並且相繼不斷的提昇，在相當迅速的情形之下，到一九三八年他升了廠長。

在泰拉尼屈夫的卓越領導之下，紅色無產階級工廠不但成爲蘇聯這類工廠的領導，而且已經逐漸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團體。

在它的範圍之內，有一個嬰兒室，有三歲到七歲的托兒所，一個食堂，（食物是由工廠自己的農場供給的）還有爲年青工人設立的夜校，一個醫院，醫院中有各種治療器具的設備，還有醫生和護士。

「這是一個很好的醫院，」當泰拉尼屈夫引導我參觀各個房間時，我對他這樣說。「但是它絕不能醫好我的「缺少工人」的頭痛病。」

「不能」他回答，「但是所有蘇維埃工廠都患有這同樣的頭痛病。」

他又接着說：「正進行着的紅軍遣散，要比任何「阿斯匹靈」都靈得多了，而且現在已經有五十萬青年進了職業學校了！」

（註）「阿斯匹靈」是醫頭痛

病的藥片

但是在我們身體的外邊，是沒

有辦法造一個真空壳子的，不過巧

得復，不流動的空氣倒也是一種頂

不傳熱的東西呢。我們知道流動的

空氣往往會帶走熱氣，可是不流動

的空氣却是不傳熱的，談到這裏我

們想你也可以猜到爲什麼衣服會使

我們溫暖了罷？因爲穿了衣服使

我們身體與衣服之間，多着許多不流動

的空氣，使身體上的熱量不易失去

。所以我們穿的衣服不但要能藏許

多空氣，而且還使空氣都隔開，使

它不容易流動方才能保暖。我們現

在常用的棉花，絲棉，皮毛不都是

一絲一絲有着許多空隙的嗎？這些

空隙里藏着的不流動的空氣，恰正

用處呢？

煤，黑油油，誰不知道呢？三

歲小孩子也可以曉得煤可以放在火

裏燒，發出熱來的，但是除了燒之

外，煤還有什麼用處呢？這恐怕有

幾個大人也說不出來了。還有世界

上有多少煤呢？那個國家多那個少

？牠是怎樣來的？也都是難題目。

★煤的產量★

煤是埋藏在地底下的。全地球

所埋藏着的煤，據科學家們估計有

十萬萬萬噸，拿國家來說：美國佔

第一位，蘇聯佔第二位。美國地下

的煤，大約有三萬萬噸，假使拿

全美國的煤，堆成一英尺高一英尺

闊的山，那末這座山，可以從上海

，經過漢口重慶，而到四川的宜賓

。這段距離足有一千英里。我國煤

藏量，雖沒有正式調查過（中國的

科學是多麼落後呀！）據翁文灝先

生的估計，約爲二千五百萬噸，

和美國比起來，還是他們多，可是

實際上有多少呢！誰也說不出。蘇

聯在沙皇時代還以爲沒有多少煤，

後來經過蘇聯的工人和科學家的努

力研究，才知道有這麼多的煤。

講到煤的年產量，蘇聯有九萬

萬噸，倘使以人口分配，每一個蘇

聯公民，年產煤六噸，我國在戰前

，年產煤二千七百萬噸，假使平均

担多一點。當然，現在我們產煤量

，還不到這個數目。

我國的產煤區，現在有許多處

都在中共手裏，像北平的西山，冀

南的太行山（我國煤儲量最富的區

域）。太行山煤區中最出名的有六

河溝和焦作煤礦。最近，全國產煤

量最高的的撫順煤礦，也在他們的

勢力之下。據說中共在焦作等煤礦

，接收以後，倒也努力增產，萬一

內戰真的全面打起來的話，那真不

堪設想，所以內戰斷斷打不得，一

打什麼都完了，國際地位失去事小

，全國經濟大成問題，那還了得，

這等於自殺了。

★煤的成因和種類★

據許多科學家的研究，煤就是

太古時代繁茂的樹木，後來地球的

表面，發生變動，古時時常要地震

的，把它們壓在地下，經過許多年

月之後，受微生物，熱和壓力的共

同作用，而變成像石頭樣的東西。

這種變化，叫做石炭化作用，而作

用的日子越長，煤的成分中炭就越

多，使得煤的質地，也越好。因爲

作用的久暫和強弱，煤就成爲許多

種類。例如：

泥煤——顏色是棕色的外表像

泥塊或木頭，露在空中，能變爲碎

中，也要分裂，不過比泥煤慢一點

。性質很軟，燒時有黃煙。

煙煤——露在空中，不會分裂

。

半煙煤——性脆，燒時煙少，

火燄也短。

半白煤——性硬，燒時會燻成

小塊，煙却非常少。

白煤——硬，滑，有光澤，性

重，着火很難，燒時沒有煙，火燄

短，燒起來時間長，熱度高，所以

價錢最大。

★煤的開採★

開採：挖煤的方法，要看地下

煤層在那裏而定。煤層如果在淺的

地方，好像撫順煤礦，那末可以露

天採掘。先去除表面的泥，然後炸

破上層的岩石，煤露出地面後，就

像階梯一樣，一級級掘下去。在山

中的煤，就要打一個橫貫的山洞，

才可以挖掘。這種井洞，都叫隧道

。

挖煤：挖煤有許多法子，但不

論那一種法子，總是先將煤的下層

開一個洞，高半米，深一米多。於

是在上層，每隔二、三米掘一個深一

米的空，空中放火藥，使層爆炸

。

運出：將煤運出隧道，是一件

很吃力的事，在橫隧裏，普通用人

力或電力推動煤車，在豎隧裏，那

樣來的？

煤除了燒之外，還有什麼

用處呢？

煤，黑油油，誰不知道呢？三

歲小孩子也可以曉得煤可以放在火

裏燒，發出熱來的，但是除了燒之

外，煤還有什麼用處呢？這恐怕有

幾個大人也說不出來了。還有世界

上有多少煤呢？那個國家多那個少

？牠是怎樣來的？也都是難題目。

★煤的產量★

煤是埋藏在地底下的。全地球

所埋藏着的煤，據科學家們估計有

十萬萬萬噸，拿國家來說：美國佔

第一位，蘇聯佔第二位。美國地下

的煤，大約有三萬萬噸，假使拿

全美國的煤，堆成一英尺高一英尺

闊的山，那末這座山，可以從上海

，經過漢口重慶，而到四川的宜賓

。這段距離足有一千英里。我國煤

藏量，雖沒有正式調查過（中國的

科學是多麼落後呀！）據翁文灝先

生的估計，約爲二千五百萬噸，

和美國比起來，還是他們多，可是

實際上有多少呢！誰也說不出。蘇

聯在沙皇時代還以爲沒有多少煤，

後來經過蘇聯的工人和科學家的努

# 煤

魚羊

世界上有多少煤？牠是怎

樣來的？

煤除了燒之外，還有什麼

# 生 活 保 健 部



## 調 季 四 事 時 G<sup>4</sup>/<sub>4</sub> 詞 女 作 朱 五 姜

(中庸速度)

1 1 2	3. 2 3	5 6 5 3	2 —	2 5 3 2	1. 2 3	2 1 6 1	5 —
春 季	裏 裏	來 來	百 花	香 塘	最 後	勝 抗	好 榮
夏 季	裏 裏	來 來	荷 滿	塘 黃	八 年	抗 戰	苦 難
秋 季	裏 裏	來 來	桂 花	黃 揚	國 兵	該 好	空 一
冬 季	裏 裏	來 來	桂 花	揚 揚	局 勢	馬 好	有 希
四 季	小	調	雪 飛	場 場	懸 崖	勒 勒	莫 鬆
5. 6 1	2 3	2 3 1 5	6 —	6 2 1 6	5 6 1 3	2 1 6 1	5 —
爆 竹	嘍 嘍	衝 天	起 火	自 由	國 旗	隨 風	揚 揚
休 養	生 息	急 聲	起 火	那 堪	再 百	炮 聲	揚 揚
十 八	行 省	館 要	起 火	可 憐	會 民	又 遭	殃 殃
停 戰	談 判	多	起 火	協 商	議 衆	已 開	場 場
心 平	和	談	起 火	採 探	衆	好 主	張 張

末有升降機（電梯那樣）吊上去。排水和通風：深的煤井中，往往有積水，所以常須用抽水機打掉，那末礦工才能繼續開採，礦井中空氣的流動，全靠風扇打風，所以往往有兩個礦井，在地底下相通，於是風從一口進，另一口出。礦井中的氣體和浮遊煤粉，碰着熱，很容易爆炸，所以礦中禁用裸火，而燈大都用電燈，或用外罩銅網的安全燈罩。

揀選：煤礦口運出的煤，常有泥石，所以必須用手揀過，然後再用篩分成各種大小。

★煤的儲藏★

煤的儲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避免燃燒，第二要避免分裂。煤隨便放在那兒，我們不去管它的話，會慢慢的起化學作用，提高自己的溫度，以至燃燒。爲防止這種危險，我們常採用二種方法：（一）使煤堆得非常緊密，不使與空氣接觸，沒有空氣，當然不會燒起來。（二）在煤堆中插入許多通風管，讓裏面的溫度可以吹冷。溫度不高，煤當然也不會燒起來。

儲藏煤最好的方法是放在水中，這樣，煤既不會燒起來，也不使它和空氣接觸而分裂成碎片。但是這個方法，太費錢，是不合算的。

★煤的用途★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報有一段專電說：「據悉：錦縣有敵人所設之巨大人造石油工廠，係由三井系統財閥所屬之技術家所創造。原料爲阜新所產之煤塊。」所以煤不但可供燃燒，而且還可做成石油。煤的另一重要用途爲製造焦炭。焦炭是一種多空性的燒過煤，能發高熱，因此和鐵礦一起燃燒，能使鐵鎔融很快，焦炭很易產生一氧化煤，這種冬天常常毒死人的「煤氣」，能使一氧化鐵還原而成純粹的鐵。煤還可製成煤氣，供給家庭燃燒生熱之用。假使用高溫或低溫，乾溜煤塊，那末除煤氣焦炭外，還可得煤油，這種煤油，用化學方法分析的話，更可製成各種香料、染料、顏料和藥品。

煤的用途，這樣衆多，它是多麼的該寶貴的呀！我們把煤丟在風爐裏燒，實在還是大才小用呢！

★請定期閱本刊！★

承蒙各位讀者紛紛來信，要求定期，特訂辦法如下：

一、定期本刊照八折收費，郵費另加。

二、每份一次暫收五百元，每期照扣，扣滿時當預先通知。

三、通訊員定期，照對折計算，郵費另加，每份暫收三百元，但以一、二份爲限。

四、如需定期，請逕來本公司接洽；函定亦可，郵票代幣，十足通用。



# 罰、停

疾雨

我們公司裏處罰工人是極嚴厲的，一些極小的事情也要受到處罰，這些處罰往往是極無理的。

我們車務間裏處罰的方法是罰停。罰停就是被罰停止工作的意思。罰停分停班一天二天到八天要看過失輕重而定。但是外國人高興起來，往往大事情僅罰停一天兩天，不高興起來極小的事故也能被罰停班四天。罰停裏有一種叫做「嘔沒日腳」的處罰，這是一種極威脅工人生活的處罰。受到這種處罰的人無限期地停班下去，但是每天寫字間的辦公時間內要到公司裏來等候車務總管的批示，直到公司里答應他做班頭為止。但是在這個等候時期內，外國人往往不將這種事放在心上，必須由被罰的人託人或寫信到公司里請求公司裏寬恕，給以班頭做；等候日子最多的竟達廿多天，一個月等於沒有薪金可拿，而且每天必須到寫字間來，不能做副業，這豈不是要置工人於死地嗎？

能受到「罰停」處罰的範圍很廣，連一些極細小的事也可以被罰，譬如像有些賣票在車子上乘了幾個米販子每人帶了斗把米，被查票看見了也要做報告到公司裏，這個賣票就要被罰停；又譬如車廂裏有一個客人漏賣，或一個客人乘過了站，或者沒有買票子就下去了，這些小事情賣票就要受到處罰。

在一個車廂裏擠上了幾十個乘客，賣票的被擠得連氣都透不過來，他又要開門，又要關門，又要賣票子報站名，但是一個客人乘過了一站路這本來不能怪賣票的，但是被查票查到了，他又要做報告到公司裏，那個晦氣的賣票又得罰停。類似這種小事情多得很，罰起來起碼停班一天兩天，這是件多麼殘酷的剝削制度呀！

在罰停的那天要到寫字間里去受問話，問話是由外國人擔任的。問話從每天上午八時開始，在外國人的寫字間門口，許多被問話的人排列着，一個個地被傳進去問話。現在把問話的情形寫在下面讓大家看看。

被傳進去的人要將自己的號帽脫下來端端正正地拿在手裏，走到外國人的寫字台前必須向外國人敬禮，但是外國人對這種敬禮往往連看都不看，然後由被問話的人報出自己的號數，由翻譯拿出過失報告單，經外國人看過後開始問話，例如：××日二張漏賣有嗎？被問的人就必須承認，否則觸怒了外國人，他便叫你去想清楚再來，那末被問的人就受到「嘔沒日腳」的處罰，必須再到外國人面前去認錯後才能做班頭。

問話的時候被問的人是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例如有一次我被傳進去問話，外國人問道：「××日一路×號車子上有一張漏賣有嗎？」我說：「這是因為車子上乘客太多，不……」他便將台子一拍說：「豬鬃，有與沒有爽快一些說，

用不着你多嘴阿拉曉得你們賣票的交關拆爛污。」我便糊裏糊塗地答應一聲「有」，便將帽子放在另外一個台子上跑出來了。

這豈不是豈有此理嗎？既然稱為問話，却又肯聽被問的人的理由，像這樣的問話與不問又有什麼分別呢？就是你能說出一篇理由來，假使那外國人不高興的話便隨便地在報告單上批上一個「是」或「否」，這便表示你承認有這件事或不承認有。你的理由又有什麼用呢？

問話後必須將帽子留下，再到樓上寫字間去等候車務總管的批示，等到批出來就要到十一點鐘了，一個上午就這樣地過去。這種問話我們公司裏有一個術語叫做「吃大菜」。

我們公司裏不平的事很多，但是我們空的時候很少，這篇通訊就這樣的結束，下次有空再談吧！

## 勝利後的滋味

日生

「失業，是勝利後的失業！」爸爸老是這樣地歎着苦，我聽了怎麼不難過？可是救星來了，一位姓李的朋友，要我去應徵汽車修理團，踏進團部，一切都是新的，裏面需要很多技術工人，因此我就把同患難朋友一個個介紹進去。

這裏的汽車，是從敵人那裏接收下來的，大批卡車，靜靜地躺在廣場的一角，它是等待我們好久了！原因是要整理後才能開駛。這時我們痛恨着敵人的手段狡猾陰險，在投降後，還要破壞，但更相信着汽車的損壞，不致於出人意外，可是修了再修，試了再試，發現每輛引擎上的發火

機內的金屬——又稱白金却沒有了，後來一探問，才知道是被人卸去換白金戒子戴了，那還能修得得好嗎？

工友們都談論着，這是誰人做的惡作劇，國家損失可不小呢！

是敵人呀！是該死的日本強盜，我這樣想。時光一天天過去，我們修理是修理不了什麼，一致認為只要把發火機的金屬品配上，什麼問題就可解決；於是我們把事實向團部報告，場上汽車十分之七是缺少這個東西。可是那位與我們接洽的大亨，變得呆了，自言自語說：「駛進這裏來的時候，輛輛都好，這麼一下子就會……」接着說：「你們是技術人員，該想個辦法補救呀！車輛馬上要用，快！快！快！懂得嗎？」這時我們知道再多說是沒有好處的，就不敢作聲地退了出來。

「技術人員該得想辦法。」成爲駕駛員的口頭語，諷刺似地傳遍整個工場，播送到每個工人耳朵裏，但缺乏的金屬品，我們已經等候了個把月，大家天天唧唧噥噥的議論。有路走的走了，沒有路走的只好低聲下氣，準備挨日子。我呢？也是挨日子的一個。

近幾天裝在卡車上的輪胎，又被人卸掉了，倒轉的是我們沒有路的傢伙，這個消息傳到上峯，第二天就要給我們分曉，駕駛員與我們都在着急，有的說：「偷這呆重的東西，一定要有『噱頭』才行，否則怎樣能通過這嚴緊的警衛門口？我們做工的只要不做虧心事，還有什麼着急。可是，事實和我們猜想的完全相反，上峯竟命令把我們全部禁閉，出來辯論的竟換軍法——打屁股。這真是勝利後的滋味！」

## 工資問題

伊人

光陰過得真快呀，一霎間，開工迄今已有一個多月了，工資有的拿過二次，有的一次，（因爲是調班做。做一月停半月，半月工資是沒有的）。現在的工資是拿七角至一元作底薪，以生活指數的大小來計算的，生活指數是由經濟部和社会局所編製，全上海是一致的。

在當初沒有復工的時候，廠方對代表說：照他的估計，化工廠的工資比紗廠來得大，但在第一次拿工細時，我們所得到的實在比紗廠要小得多。現在我們最低限度也應當和他們一樣，所以請求班長去要求加底薪，同時將生活指數問一個明白。因爲我們在報上看到的生活指數有一千多倍，怎麼我們祇有四百四十倍呢？要求的結果，答應加底薪。主任說：「生活指數多少，經濟部還沒有通知來過，如我接到通知後，隨即來告訴你們。」

這樣我們靜候了一星期多，直等十二月十四號（星期五），方知道本月份生活指數是六百倍，底薪加五分——一角。這消息傳出後，各部的工友都在爭吵着，喊着：「別外廠是八百倍，我們怎樣祇有六百倍？他們也是經濟部接管的；難道我們買東西比人家賤點嗎？一定措油。」到了放工時候，各工友都不肯走，要班長去問過明白，所以只有六百倍的原因何在？班長們跑進寫字間去見主任，各工友都圍在寫字間的門口靜聽着。主任說：「本月份的生活指數是六百倍，紗廠也是六百倍，二百倍是技術盈餘，合併在一起的。」那末爲什麼不分開來呢？以中國廠的規矩，分紅是年底，現在離開元月已不遠了，爲什麼

不可放在年底分發呢？工友們吵了一個多鐘頭，廠方答應我們做公事到上面去請求。工友們齊聲問道：「何日聽回音？」他說：「星期一。」

星期一的早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着好消息傳來，好容易等到四點半左右，主任叫幾個代表去談話，說：「關於你們生活指數問題，我已整整的替你們跑了兩個半天，化工組的負責人說，生活指數的確是六百倍，現在我替你們要求的結果，因爲你們工資小，所以補給兩工工細。」工友們總覺有點不安，因昨日到輕工業的工會裏去問過，生活指數到底多少，他們說是八百倍，我們說一定要請總工會去替我們調查，如是真的六百倍，那工友們也可放心了。坐在旁邊的副主任插嘴道：「我看你們就馬馬虎虎吧！吃虧也祇有這一個月。下月一定和紗廠方面一樣，也用不着再麻煩了。」工友們爲了顧全大局，也就馬馬虎虎的接受了。不過我們心裏也更加疑惑起來，我們想，生活指數既是硬碰硬的六百倍，爲什麼還能加我們兩工工細呢？

## 我們的薪工

蕭良

在鬼子們統治的時候，誰都不敢說一句話。而公司的老闆們却趁火打劫，利用機會拚命的壓榨我們。在米買價鈔一百多萬元一擔的時候，我們的薪水只有僞幣三、四萬一月。那時，我們只有忍氣吞聲，運氣都不敢透一下，任憑他們怎樣擺佈。

現在好了。我們從敵人的手中解放出來，我們更向老闆們爭取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起初提出要求的時候，練習生是以維持一個人。售貨員則以維持兩個人的生活爲原則。經過

談判和折衝，討價還價，結果練習生的薪水定為三千至七千，只可以維持個人生活。一般說來，練習生還在練習時期，家庭負擔不會完全放在他們的肩膊上，似乎還可以過去。至于修貨員，他們的薪水在八千六百元到九千六百元中間，四分之三以上的修貨員是拿八千八百五十元一月的。

在米價八千元一擔，柴二千元一擔的今日，試想，這區區的數目，別說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即使維持一個人——最低限度，一個母親總要養活的吧！——的生活來說吧：一家（兩個人，本人膳食由公司供給）的生活費用：伙食三千五百元，燃料一千五百元，其他如房租五百元，各項開支如電燈、自來水甚至肥皂等日用品二千元，還剩二千多元買買鞋襪之類。這樣已拮据不堪了，至于添衣服、娛樂費、醫藥費等意外開支更談不到了。

很多的人不止有母親，而且有妻子，甚至有好幾個孩子，他們該怎樣？肚子是不講理的。撇開了個人的人格、道德和名譽不提，明知外面有法律和監獄在等候着，他們也不得不冒一下險，于是犯罪了，營私和舞弊！

老闆們也積極的預防着，從加緊商品管理起，每天點貨色對賬，到增加司關和稽查。甚至，來一下大規模的人事調動，企圖改變一下職員們的有利條件。

這就能防止了麼？

也許老闆們從未想到怎樣才能澈底的防止。

或者，他們也許曾經想到，而不肯實行罷了。因為他們以為這數月來薪水已經加了近五十倍了！

## 在灰塵瀰漫中過聖節

幽靈

今天是我國勝利後的第一個聖誕節，誰都甜美地歡愉地想到有一天的休息或娛樂，來快樂地慶祝一下？整個的大都市爲了過聖誕節不是裝飾得像仙宮樂園？

但我們——某大工廠的一羣苦力，却都給擠棄在仙宮或樂園以外，整日地工作者比往日更繁重的工作。

七時半，本廠事務主任就發表命令了：

「今天，你們一個也不准出外去，趁今天沒事，把紙捲、機器零件等從四號搬到六號去。」  
「屈服在生活高壓下的我們只得唯唯地服從了。在高大的四號棧房裏，費勁地搬着扛抬着多年不動的紙捲、輪軸、皮帶等走到十碼外的六號去。」

四號棧房裏，密霧似的蓬塵和煤灰從泥地上高昇起來，飛颺在我們的四圍，它們親暱地黏在我們底臉上、髮上或破衣上，漸漸地濃厚了。上午，我波差出去泡開水的時候，人家都說我的臉像煤炭店裏的老司務。

長時間的勞動給我們帶來了疲乏和手脚的痠痛，但我們堅韌地忍耐着，忍耐着。我們略微休息一會，事務主任便說我們愛偷懶。午後工作得不耐煩的阿金對事務主任請求說：

「白先生，我們下午做到四點鐘，餘多的事明天再做好吧！今天，我六點鐘起來，做到現在身體真吃不消了！」

「做完了吧，少有的機會，明天你們沒空了。」這就是說你們明天有規定的事做。阿金的請求顯然是失敗了。

四點鐘光景，事務主任因事差我到隔壁的一個女子中學裏去，看見她們的一只教室內，罩有白檯布的桌子縱橫的擺着，地板上撒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果包紙，看上去大概已經開過什麼聯歡會了，有幾位小姐正聚集在一起笑談，一個小姐在彈風琴，有人在和着琴聲低唱着。我遐想到更歡樂的聖誕節的場面：豐盛的宴會，熱情的表演和合唱，但我們却在灰塵瀰漫中渡過了這個勝利後的聖誕節！

### 歡迎投稿！

一、本刊各欄文字都歡迎投稿，不過內容要切合實際生活，文字要通俗精悍，最長二千字。其他如木刻、漫畫、連環圖畫等也很歡迎。

二、登出的稿子，每千字酌酬現金法幣四百元至八百元。

三、來稿請用鋼筆或毛筆寫，要寫得清楚，不要兩面寫，最好用稿箋寫。

四、來稿上面請寫明真姓名和通訊地址，並請在稿末簽名蓋章，以便發稿酬時核對。

五、來稿如果不登，要退回的，請在來稿上說明，寫好一個退回的信封，貼上郵票，一同寄來。

六、我們有修改來稿的權利，如不願修改的，請在來稿上說明。

# 向東洋大班算帳

善禮文  
張弓畫

「他媽的！你什麼不叫我們進去？」

「日本憲兵？狗屁！」

廠門口亂嚷嚷的人，圍住了大鐵門罵着，廠門裏邊日本憲兵架着機槍，機槍旁邊有三個兵不離寸步的守着，在大門的兩旁邊站着兩個日本兵，在他們的腋下揀着槍，刺刀閃着寒光，他們的眼光虎視眈眈着我們這羣工人。

雖然是秋後的陽光，在這正午的時候，晒在人們的臉上也覺得熱辣辣的難受。

「我們受了他八年的冤氣，現在臨走了還來壓迫我們？哼！太可惡啦！」山東大個子老陳在揮着拳頭，很憤恨的罵着。

「走！」

「進去！」

「不怕死！要吃飯的！走！進去！」

這會工友們都像一爐熱火吐出來了火舌。

才來個日本憲兵着了慌，在他們的臉上看出很驚慌的神態。

女工們比較胆小的，隱在後面。

「喂！男工女工都是一樣的要吃飯，我們應當跟着他們的步伐向前！」最勇敢的桂英站在女工羣中喊着。

「對！對！男工要吃飯，女工也要吃飯！我們大家都一樣！」

日本鬼子兵他們都帶着更驚慌的樣子，雙手緊握着槍柄，帶着十二分懼怕的眼光緊盯着我們這班工人，手上緊握的槍帶着幾分苗草。

「不要怕！他敢打死我們！哼！打死我一個要他十個來倍償我的命。」

老陳挺高的個子走在一個。鬼子兵的刺刀對準着他的胸膛，後面的工友們都不敢前進了。

老陳拍拍胸，叫他刺刺看。這會的工友們都默不作聲，這是最緊張一幕。

鏡面，都在緊急的呼吸，後面的人都更担心的提起脚尖看前面這幕緊急戰，到底怎樣怎收場。

「不要怕！他不敢打死我們的，哼！現在不是以前啦。」小洪在後面嘶喊着。



老

陳更進一步了

，刺刀的

的尖頂

觸在他

的結實

的胸前

。他的

臉冷得

像關主

一般，

額頭的

汗珠往

下流着

，一條

青筋蚯蚓似的在微動着。

「你敢刺嗎？」

他仍然拍着胸問着。

鬼子兵這會像冰塊觸了陽光一般溶化了，在他的臉上帶着冷笑，打着硬硬的上海話：「現在中國人，東洋人一樣。」說完收下刺刀，裝進刀匣，楞在一旁，看着像潮水的人湧進了去。

「進去！進去！」

「不要怕！前進！」

跟在後面的工人發出這吼聲。大家擁進了廠，亂嚷嚷的在這小小的花園裏，防空壕一座一座像屈伏的虎一般，張着嘴看着我們，生在上方的野草都枯了，低下了頭，像向我們屈伏。

管門的日本人肥田也沒有像以前惡鬼了，臉上帶着勉强的笑容，露出二隻沿面的金牙，也在和我們點頭：

「見你媽的鬼！誰和你笑？」

「肥田先生！塔巴果（香烟）心交？」小馬瘦得可憐的臉帶着討厭的笑容，露出一排黃牙。

「你媽的，不要臉！不吸香烟會死嗎？稱他先生？媽的！」劉小四子在小馬腦後打了一巴掌，罵着。

「好！」

「打的好！」

「拍！」

又是一下。

小馬被打得響也不敢響，冷着的臉覺得更瘦了。

同生一跳跳上了防空壕頂上，拍拍手：「喂！大家不要這樣，守秩序！」

大家不要這樣，守秩序！」

這會又靜了下來，大家仰着頭看着同生，祇有小馬低着頭不響，手在袋裏摸索着，也不知在摸什麼。

劉小三子又走到他的面前，惡狠狠的看了他一眼，說：「你媽的中國人的台都被你塌光了。」

「好啦！好啦！老三！老三！」  
小馬這會快要哭了出來，淚水在眼眶裏含着打轉，劉小三子看他這樣可憐，便也作罷了，工友們都帶着羞辱的眼光斜視着小馬。

大概被這秋後正午的陽光晒得有點疲乏了吧！有的都俯在草上，眼被太陽照得迷惘着。

同生，老陳，劉小三子，他們都是工人代表，他們幾個人圍在一堆在商量着。

「我們怎樣說呢？」同生躊躇着。

「這有什麼說？現在廠關門了，我們和他要解散費！」

「對！」

「多少？」

「半年！」

工友們越來越多了，把幾個代表團團的圍在中心。

「半年！」

旁邊的工人也在喊了起來。

「最少半年！」

「電燈公司，自水來水公司，還有……都是半年的解散費。」

道

月琴的小薄嘴唇說起話來，真是無話話頭，句句是理，說得有勁，全是她說的話，幾個男工代表都在聽她演說似的。

「我們別的也不要向他（廠方）要，從前是每月有五斗米發給我們，他（指日本人）接收後每月只有四斗米發給我們，並且時常米沒有，全是發點壞蠶豆，爛黃豆給我們，這每月缺少我們的一斗米他現在應當補給我們了，請問工友們這點我們是否應當向他清算？」

「應當！」

四週異口同聲響應着。

月琴玲瓏的眼珠，對四週看看，臉上帶點微笑，大概說了這些話嘴說乾了吧？用舌尖舐舐薄嘴唇很滿意的點點頭說：

「那麼大家起來，單憑幾個代表是不行的，要憑着我們大家的力量。」說着拳頭握得緊緊的在揮着。

「這是我們大家的事，我們大家來齊心向日本大班要還四年來剝削我們應有的米！」姚阿根站在旁邊喊着。

「是的我們受他的冤氣有八年了，現在我們應該跟他算賬了！」

「我 不是無理要求，這是我們正當的要求！」

「對！對！」

拳頭揮了起來，每個人的心都是熱的，拳頭握得緊緊的。

這會小阿毛飛跑上屋頂將那面膏藥牌旗子撕下，換了我們的國旗，國旗在空中飄揚着，大家見了在鼓掌。

「中華民國萬歲！」

「蔣委員長萬歲！」

吼聲振動了整個的宇宙，我們的血都在沸騰着。

代表們走上了大班寫字間，工友們都歡喊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我們大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口號聲、喊聲、歌聲，把幾個代表送進了寫字間，代表們的臉上帶着微笑。



寫字間靜悄悄的，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大班雖然篤定的坐在寫字間，擦着檯，吸着烟，他的臉上顯得有點着慌，見了我們代表走進了他的寫字間，更有點坐不穩了，瘦瘦的臉上像走了色似的。

翻譯張「先生」慢吞吞的在旁邊一只寫字台上站起來。

大班這會連嘴唇都變了色，看着我們和張「

先生」在亂嚷嚷。

大班向張「先生」囁咕了幾句，也不知他在說些什麼。

張「先生」向我們問了：「大班問你們有什麼事？」

「我們沒有別的，請大班把每月所扣我們一斗米現在該還給我們了，大班走了，我們向誰去要？」月琴頭一個先說話了。

這會大班沒了主意，香烟含在嘴裏狂吸着，他聽了我們的要求，連一句話也沒有，兩只眼呆呆的看着玻璃板下面壓的一張他自己的照片。

鐘聲很沉重的敲了兩下，代表們都急了，大班也不回答我們的話，哭喪着臉。

寫字間靜得像一切都死去了一般，張「先生」也有點着急了，他用手在寫字台上敲着「別別別別別」。

大班抬起頭來了，我們都透了口氣。

張「先生」翻給我們聽：「現在大班說：他現在沒有權了，最好你們到總寫字間去見總大班。」

「是這樣，張「先生」！我們做的是本廠的工，現在叫我們去向別人要……」同生瞪着眼，看着張先生狡猾討厭的臉。

「你們不要弄錯，本廠大班和總寫字間大班都一樣。」張先生很快的接說了這句話。

「他媽的，真可惡！這小子 這個時候還幫着日本人說話？渾蛋！天亮了你知道嗎？看你們這些狗往那裏逃？」誰在咒罵着。

大概代表在寫字間時候太久了吧！外面的工人都亂嚷起來，大班聽見外面起了喧嘩他有點着慌了，站起身來，手插進褲袋裏，坐立不安的

樣子。

「我看你們還是快點去到總寫字間去吧，下面的工人也在等急了。」

張「先生」催促着我們快走。

出了寫字間，工友們看見我們走下石級，他們都發狂了，吹口哨、拍掌、狂呼。

老陳舉起了手叫他們都不要吵，工友們很守規矩的果然不響了，都帶着渴望的眼光注視着我們代表。

早晨落着濛濛的細雨，兩點打在臉上像滲出來的汗珠一般，顧山公園是我們集中地，八點鐘到了，兩個人兩個人並排的走着，前排走的男工，後面跟着女工，糾查隊背上帶着袖章，走到每個四叉路口維持秩序，車輛停止了行駛，等待着這長蛇陣過去。

雨漸漸的落大了，我們都淋得像落湯雞一般，可是我們的精神不屈不撓，仍然兩個人一排兩個人一排地往前走。

乍浦路橋快到了，老遠地看見「老香隆洋行」的紅房子，心裏都像在黑暗中見了亮光一般，橋上的巡捕帶着驚異的目光注視着我們。

工友們都站在屋下避雨，只有糾查隊駐在兩旁的路口，他們的精神可佩極啦，站在雨中維持着秩序。

江海關的大鐘噹噹的打了九下，在「老香隆」門口停下一部汽車，從汽車裏走了來正是大班川上，我們大家一擁而上，將大班圍在中心，大班滿面帶着驚慌，莫明其妙的從玳瑁眼鏡裏透射出光來看着我們。

「啥事體？」半響才說出這句話來。

「啥事體？每月扣我們的一斗米現在該還給我們了，你要走把賬算清再走。」

工友們在喊叫着。

這會大班更慌了，雙手搖動着：「慢慢叫！慢慢叫！」說着手指着樓上，意思是叫我們有話上去講。

雨，落得小了點，代表都上樓談話去了。蘇州河的水往上升着，很速的在流着。

江海關的大自鳴鐘又在報告着時候，時間是十一點多鐘了，代表到這時候還不見出來，我們都在焦急着：「怎麼還不見他們下來？」每個人都念着。

有的工友們圍着一個賣吃食攤的攤子買東西當午飯吃，有的在旁邊罵着：「媽的！來不及吃飯啦？我們的代表不是和我們一樣到時候沒有吃飯嗎？」

「代表來了！」一陣鼓掌聲。

代表帶着失望的神色，站在石級上說：「我們談了這麼多時候一點沒有結果，他的一句話包總就是「我現在一切都移交了，我沒有辦法了。」

「你們大家看怎麼樣？」工友們都帶着失望的眼光互相注視着，一句話也沒有。

「那麼我們大家都擁上他的寫字間去。」也不知是那位工友在後面發這吼聲。

「走！」

「衝上寫字間！」

看門的羅宋人「嘩」的一聲把鐵柵門上鎖了，工人都看着他，他站在門裏大家都奈何他不得。

石子，唾沫亂飛在這看門的羅宋人身上，羅

宋人躲到裏邊去了，鐵欄門被搖得「嘩嘩」的響，石子投到裏邊發出了沉重的響聲。

吉普車一部一部地來了，聯合軍都雄糾糾的佩着槍從車上下來，工人們退在一旁。

「工友們！大家不要怕，他們是勝利國，我們也是勝利國。」

聯合軍密密的站在老營盤門口。

「他媽的！我們和日本人算賬，和你們有什麼相干？」

「大家不要走！我們和他們拚到底，看他（大班）出來不出來？」

「對！」

現在工友們歇斯秋里的踴躍着，臉上都帶着堅持到底的神色。

天漸漸的暗了，白渡橋北二十四層樓裏的電燈放光了，這便是告訴我們時候不早了，又該吃晚飯的時候了。

路燈發着白芒芒的光，照在我們無神的臉上，下腳的泥濘在「吱吱」的叫着，來了個賣麵包的小販，不多一會被搶光了，這會只有他（賣麵包小販）帶着喜欣的臉，拐着空籃子走了。

雨又在落了，這會我們真難過，連躲雨的地方也沒有，雨越下越大，打在我的臉上身上，大家並沒有退縮，反而更加雄糾糾的注視着站在鐵欄門口的聯合軍。



大鐵門嘩的開了，吉普車頭上大眼燈亮了，引擎發動了，大班、職員、在聯合軍保護下，帶着懼怕的眼光走

下了石級，跨上了車子，車要馳了，引擎軋軋叫得更響。

「不怕死的，大家站在汽車前面！」這句喊聲真有勁，我們也不管天在落雨，地上泥濘，都一骨落躺在地上，就躺在車輪旁邊。汽車軋軋的叫着，工友們嘶喊着，口哨聲打成一片。

汽車輪在蠕動了，我們的喊聲更大。請你們把日本人留下來！我們要和他算賬！

「我們是聯合國！你們不應當這樣！」我們都像失了父母的孩子，向他們說理，叫他們明白我們的意思。

汽車的吼叫低了下去。日本大班由兩個聯合軍把他送下吉普車，走

進大鐵門，這會我們才鬆了口氣。我們都從泥濘的地上爬起來，身上滿是泥水，讓空車子開了出去。



代表又被喊上寫字間，談到到夜間十一點鐘，結果我們是勝利了，我們向他算的賬他完全承認了。我們都帶着歡躍的心，舉着勝利的步伐踏上我們的歸途。

### 三十四年十二月份上海職工生活費指數

基期：民國二十五年等於一〇〇

工人 職員

食物	八五、一二〇、六〇	九五、二五五、一九
住屋	九九、一二四、〇六	二四、八七八、三四
衣着	二五〇、六二七、三七	一九一、五三九、八〇
雜品	九五、三四一、四三	六二、一七〇、〇四
總指數	九四、五〇六、九六	七三、六四〇、六四

# 通訊

★羅叔方先生：稿已收到，請

即前來本社一談。

★南京陳光祖先生：你建議本刊闢出一欄地位，做「徵友錄」，本來是很好的，不過最近因為印刷費和紙張又在漲價，本刊不願把售價加得太高，過份增加讀者負擔，只好減少篇幅，這樣一來，你的建議只好暫時保留一下。

★南京羅靜思先生：你的信和定閱費，已經收到，我們當即寫了一封回信給你，寄到峨山，同時本刊第一期到第八期也已照你原來問的地址寄去，請你自己寫一封信到峨山去查問一下。

★揚州梁永建先生：來信和匯票三百元已收到，以後當按期寄奉。托代探問書價，「簡明中國通史」售四百四十元，「中國史話」售四百五十元，如你要買，請將書款匯來，我們代你向書店購買，可以享受八折優待。

(本刊已呈請社會局登記)

★本報第一批特約通訊員★

- 91 蘇 堤(常熟) 92 劉劍萍(揚州)
- 93 七 俊(蘇州) 94 潘 作(上海)
- 95 張有民(南翔) 96 張頌善(上海)
- 97 魯若魚(鎮江) 98 姚靜華(南翔)
- 99 穆善禮(上海) 100 錢福林(上海)

## 請大家來討論 冰子

自從第五期起，我們開闢了通訊站，和大家研究寫作通訊的內容和技巧等問題，我們的意見，已經得到一部通訊員的響應，但是還有很多人沒有注意，因為我們所收到的很多稿子還是不能很合乎理想的被採用。我們認為這是作者精力的浪費，也是本刊的損失，因此這個缺點必須立即想法克服。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根源，大約是因為：

第一、我們的意見所以不為大家感到興趣，或者是因為有點自說自話和命令式，沒有照顧到大家的意見，沒有能使我們的意見變為大家的意見。因此我們特在這裏申明，我們的意見不一定是對的，我們只是把意見提出來。我們誠懇地希望各位通訊員，作者，讀者對我們通訊站的意見要儘量地批評和討論，我們希望能夠引起熱烈的辯論，

以便能夠得出為大家所一致公認的結論，作為共同改進的方針。以後就是關於討論這種問題的信件，只要是對大家寫作上有幫助的，我們也準備在刊物上發表。

第二、也許我們以前只是嘴巴上說說，應該怎樣怎樣寫，而並沒有拿出樣子來給大家看，使得大家有無從學樣的痛苦。從第七期起，我們已經登了一些比較標準的通訊稿，本期內我們所登的幾篇通訊稿也都是比較合乎理想的，如「工資問題」和「我們的薪工」兩篇是專門報導薪工問題的通訊稿，「開停」和「勝利後的滋味」是專門報導工廠管理情形的，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仔細地看一下。

我們再一次號召通訊員們要寫切合實際生活的稿子，要寫和社會和大多數人有關係的事實，一切無病呻吟，僅僅個人發洩情感或描寫風景的稿子都不要！要寫得細膩，深刻和具體，一切拉雜，粗略和空洞說理的稿子都不要！

除以前所規定的冬季和年關的題材範圍以外，我們最近需要以下各類稿子：

一、對於政治協商會的希望和意見。要根據自己實際生活的情形，寫出對於政治協商會的希望和對於民主自由需要的程度；意見要具

體，要聯系到自己的實際生活。空洞的口號和一般化的空談都不要！

二、職工們請寫：「工資」「工作時間」「管理職工的方法」等。

三、學生們請寫：「學費」「包括求學一切用費。各書藉文具費等」。「學藉」「對於考試的意見」等。

四、外埠通訊員請寫：「捐稅徵收情形」，「物價」，「治安」等。

每一種題材寫一篇通訊，不要一篇通訊裏寫幾種題材，這是很難寫得好的。

本期刊起我們又增加了一「科學生活」一欄，登載些有關生活的科學知識，如果有材料的話請大家踴躍投稿。各位工友如果能把自己生產技術的知識寫出來告訴大家，更是我們所歡迎的。

(逢星期三出版)

編輯：生活知識周刊社  
發行人：陸 以 文  
出版：大江出版公司

南京路哈同大樓205號  
電話：一八五八三號  
(本期售國幣七十元)